

史文龍九

第八輯



九 龙 文 史

第 八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员会
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九七年十月

求

寧

存

真

好

有

為

九

七

十一

一

前 言

政协第六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后，征集出版建国后史料使政协文史工作进入发展的新阶段。我区政协委员、各界人士纷纷行动、勤思博搜、研墨命题、隶笔直书、踊跃惠稿，文史委笃功务实、选征精采，终使《九龙文史》第八辑问世了。

本辑计设《峥嵘岁月》、《战斗历程》、《往事漫忆》、《街乡沧桑》、《文教史踪》、《卫生步迹》、《人物轶事》、《史海拾贝》、《诗词楹联》等九个栏目，辑史料43篇，诗词楹联百首（联），其中40篇为建国后史料。遵照李瑞环主席“一是要忠于历史的事实，即使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统一也不要紧，可以由后人去研究，去评说，二是要始终注意选准角度、发挥优势，体现政协文史资料的特点。”的指示，著者坚持存真求实，客观记述史事、公正评价人物、仔详甄别史料，文章略古详今、事核言直、辞浅义深，实乃既富借鉴意义，又有地方特色的“三亲”史料、时代剪影。

将20世纪后半半个世纪中国从独立走向辉煌的史料征编出版，保存在民族和人民的心灵深处，“述往事、知来者”，益于今人、惠及后世，教化国内、影响海外，更好地发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功能，我辈责重任重。是以致谢之时尚祈望政协委员、社会贤达齐心协力，共襄盛举，以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真正成为“政协之光、史林一帜”。

编 者

目 录

前言

崢 嶸 岁 月

- 周贡植与中共四川省第一次党代会……………杨维义（ 1 ）
马王第一中心小学的中共地下党活动……………王正明（ 3 ）
回忆家乡解放……………何如智（ 6 ）

战 斗 历 程

- 土匪刘臣海及其九路军的覆灭……………朱再融（ 8 ）
走马镇的剿匪镇反……………钟守维（ 12 ）
白市驿的剿匪战斗……………杨光文（ 14 ）
第四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崔保华（ 16 ）
戒毒始末……………陈是善（ 23 ）
白市驿的戒毒斗争……………金 铭（ 26 ）
在减租退押和土改运动中的华岩寺……………董晏明（ 28 ）
支援国家抗美援朝……………邓世宗（ 32 ）
打虎队的打虎战斗……………何如智（ 34 ）
建国初期的建团工作……………金 铭（ 36 ）

往 事 漫 忆

- 九龙镇新农村的初级社……………王坤才（ 37 ）

合作化的阶梯行进·····	严开元 (39)
一步登天的鲜花高级社·····	董晏明 (42)
红狮水库建设追忆·····	王正明 (45)
长岭岗水库的教训·····	陈昌林 (47)
九龙村的公社化运动·····	郑友成、李家琪、严开元 (50)
我所见到的大锅饭·····	辛 华 (52)
大跃进中折腾多·····	辛 华 (57)
石桥铺供销社的来龙去脉·····	郭思权 (62)
军民团结抢险救灾·····	胡大鹏 (64)

街 乡 沧 桑

华岩镇山脉水道桥梁道路史考·····	董晏明 (66)
华岩镇的矿藏资源及开采·····	董晏明 (70)
鱼鳅浩史话·····	胡大鹏 (72)
抗战时期白市驿掠影·····	心 水 (76)
白市驿道和驿站·····	王仁吉 (79)
冬笋坝的市第一机制砖瓦厂·····	郑体思 (81)

文 教 史 踪

明诚中学与巴县一中·····	杨维义 (82)
解放初期的福寿校园文化·····	肖先祺 (84)
扫盲运动在九龙镇·····	阿 真 (87)
喜摘文盲帽·····	杨光文 (90)
白市驿宣传站·····	何如智 (91)
民间文学之乡——走马乡·····	李汉城 (95)

卫生步履

- 杨家坪联合诊所成立记.....崔保华 (98)
解放前后龙凤乡的医药业.....陈功泽 (100)

人物轶事

- 巴县副议长李奎庵.....董晏明 (104)
东洋巧女随夫办丝厂.....肖光祺、肖绍绪 (106)
为了大地的丰收.....王正明 (110)

史海拾贝

- 邦会兴衰.....陈是善 (113)
平民教育会.....杨光文 (117)
九龙坡区大事辑要 (1950—1956年) (118)

楹联诗词

- 九龙楹联诗词小辑.....政协文化专委 (123)
楹联..... (123)
诗词..... (130)

周贡植与中共四川省第一次党代会

杨 维 义

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次党代会旧址在重庆市九龙坡区铜罐驿镇石塔村大湾，即周贡植烈士故居。它座南朝北，呈“山”字形，分上堂屋下堂屋，左厢房和右厢房。共有房屋20余间。四周是围墙，前有一大门进出。门前一湾水田。屋后，两房坡上种满了柑桔树。

青年时代的周贡植，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于一九二〇年赴法勤工俭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赵世炎、袁庆云介绍参加革命。一九二四年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一九二五年被党派遣回到重庆，任中共地方委员会委员，和刘伯承、杨闇公、冉钧等是一个支部，除负责全川农运工作外，还经常回家乡组织群众，发展党员，建立了铜罐驿支部。以后党组织逐渐发展到元明、西彭、陶家、福寿、跳蹬等乡，建立了集思镇区委。

一九二七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中 周贡植脱险到武汉。“八·七”会议后，受中央派遣，与傅烈等一道回四川建立临时省委，对川东地区党的组织恢复作出了贡献。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正是正月初，树上正挂着金黄的柑

桔时，中共四川省党代会在周贡植家中召开，会期五天。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临时省委指定的。他们分别来自成都、重庆、川南、江津各地，团省委负责人亦列席，共20余人参加了会议。

重庆离这里九十华里，没有公路。周贡植指派铜罐支部的袁川民、罗正立担任武装警卫，保卫会议安全。当时，周贡植的父亲是团总，又是哥老会仁字号的舵把子，他虽是地主，但较开明，群众关系很好。所以使大会能安全顺利地召开。

参加会议的男同志住左边厢房，女同志住正房。睡的是一般农村床铺，不够的另搭些临时床铺。会议在右厢房进行，一张条桌作会议桌，桌上方坐四人，其余的人围着桌子坐了一圈。吃饭也在这里。

会议着重讨论通过了由傅烈亲自起草的《四川暴动大纲》；选举产生了四川省第一届委员会。傅烈当选为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周贡植任组织部长；还选举了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

会后不久，南溪开始了暴动，其他地方随之也开始了暴动。同年，周贡植兼任第一任巴县县委书记。三月九日，在重庆兴隆巷八号主持召开县委会时，被敌人发现而遭逮捕，于1928年4月3日，同省委书记傅烈等九位同志一起在朝天门英勇就义。时年29岁。

解放后，周贡植烈士家房屋被分给了十七户农民居住。

马王第一中心小学的中共地下党活动

王 正 明

马王第一中心小学即现在的九龙坡区新农小学，1930年前是一座庙宇，名叫东岳庙。30年代末至重庆解放的十多年间，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比较活跃，党员们宣传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斗争，迎接革命胜利，有的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本文记叙的只是其中的几个片断。

一、宣传革命道理

1937年，马王第一中心小学在经历几任校长后，来了一位名叫雷晓辉的女校长，她丈夫名叫谢孝东，也在校内任教。不久，人们发现这所地处偏僻的学校有了变化：一是教学工作不再象以前那样松松垮垮；二是学生不断增加；三是教师还经常到群众中去宣传。当时参加宣传的有雷晓辉、谢孝东、汪泽良、胡泽忠、陈仲庸等。宣传的道理是：“农民弟兄要团结起来，反剥削、反压迫、反饥饿”；“团结起来，反对抓丁逼款、苛捐杂税”；“家家有田种，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这些道理简单、通俗，容易被农民群众接受。陈仲庸老师除了到附近几个保办农民夜校，宣传党的主张外，还经常与双山私立会计学校、黄金庵巴农校的地下党员联系。

二、驱逐谢向勤

马王第一中心小学后面几十米有两三间房子。休小看它，这里是国民党的区分部，是反动派安置在乡间的耳目。1941年初，一个叫谢向勤的人被派到该校任教。这人是国民党特务，以教书作掩护监视地下党的活动。这一来，周围地下党的活动就受到很大限制。为了拔掉这颗钉子，地下党组织经过周密布置，决定在适当时机采取行动。谢向勤平日一凶二恶，经常体罚学生。一天，当他又对学生拳打脚踢的时候，全校同学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响篙，跟在谢向勤身后又撵又吼，就象农村吆猪一样。谢走到哪里，学生们就追到哪里，整整一天，谢下不了台，只得赶快溜走。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十几名戒备森严的军警把在学校周围，把学生集中在大操场训话，要大家交待幕后指挥，学生们严守秘密。敌人无法，只得离去。不几天，三名特务骑马来校，点名要抓校长。雷校长在小操场茂密的大树上躲过了追捕，随后与她丈夫一起离开了学校。

三、渣滓洞献身

伍大全是本地人，有一身好武艺。1945年，他与另一位地下党员陈仲庸在马王第一中心小学任教。伍大全是童军教官，他体育课时还教大家唱歌。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你

我庄穆佬哟，从小苦到老哟，衣也穿不暖呀，哟咳，饭也吃不饱呀”……1948年1月，春节前，伍大全请学校校长文举贤在李克群老师家里团聚，那天来了不少人，谈起在马王乡与自卫队长李自仁(解放后被镇压)发生争执。伍大全告诉大家：革命就要不怕困难，对李自仁这样的人就是要抓住机会跟他斗。

不久，伍大全发现有人跟踪。刚过春节，他对爷爷伍荣生和邻居彭树荣说：“我要出去一段时间，不能回来”。1948年3月，由于李自仁的告密，巴县清乡大队长巫治平带领特务到江津一所农村小学将伍大全逮捕，关押在渣滓洞集中营。在狱中，伍大全坚贞不屈，在“一一·二七”大屠杀中英勇牺牲。

回忆家乡解放

何如智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农历十月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与国民党胡宗南派去铜罐驿阻止解放军过长江的军队，在我家对面（陶家乡兴福村朱家石院子）相遇，两军进行了激战后，我的家乡解放了。

十一月三十日上午约九时许，过江解放军先遣部队一行七人，举着红旗，从铜罐驿向白市驿进伐，走到我家对面朱家石院子时，发现胡宗南军队的一个兵，在我二爸一块叫磁耙棒的菜子田里屙屎，就问“你是那个部队？”这个兵发现是解放军，未答，惊慌地提起裤子就往回跑，解放军令他站住，随即是冲锋枪向他射击，从此战斗就在家乡打响了。敌军闻声丧胆，乱叫乱喊：“解放军来啦……”，有的求饶地叫着：“解放军弟兄做个好事，我们有三天都没有吃上饭了……”。有的拼命的逃跑，顿时乱成了一团。这条线的战斗是在离我家大约五华里的陶家乡治安村沙漠——石板乡石桌村七龙七地段进行的激战，在战斗中解放军有位同志英勇而光荣地牺牲了，安葬在七龙七那块土地上，每年清明当地政府、学校师生和群众都要去烈士坟上祭悼。

随即，解放军后续部队有的住在我们院子里，见我家是草屋，做饭就选在我的家。解放军对我们可好啦！进门就招呼我们，亲切称呼老大爷，很关心我们，叫不要出去，外

面在打枪。还给我宣讲：“我们是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来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不要怕……”，晚上请我父亲在他们那里吃晚饭，做饭烧的柴要还给我父亲一万五千元柴钱。第二天天刚亮，解放军把地坝、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缸子里的水挑得满满的。部队出发前，两名指挥员逐家逐户地检查，还问我父亲部队住你家时借的东西还了没有？有无损坏丢失？柴钱付得够不够等……，父亲感动得流下了泪。

过后，我父亲逢人便谈解放军住我家的故事。他说：“我活了几十年，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军队。说真的，解放军刚住我家时我还有些害怕，怕象国民党军队那样，他们烧我的柴和四季豆竹杆，抓我的泡菜，用枪托打烂我心爱的菜潭子，不但不给钱，还打人骂人，真恨透了。解放军却事事为老百姓着想，处处关心我们，打仗那样忙，还给老百姓挑水、扫地，真是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啊！国民党军队到处欺压老百姓，不得人心，怎么不失败嘛！”

土匪刘臣海及“九路军”的覆灭

朱 再 融

刘臣海是重庆市九龙坡区陶家镇秧沟村三社人，解放前是出了名的滥律师，包打赢官司，不管什么事情有理无理，只要拿得出钱，就是输官司也要打赢。本来不该打官司的或者不值得打官司的小事情，只要他知道，总是千方百计地唆使起两家把官司打起来，他好从中搞敲诈勒索，榨取钱财。

刘臣海家很有钱，解放前书读得多，文化水平高，但他心子黑，肚皮滥，尽搞坏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在陶家乡与廖兴全、廖兴智、廖兴隆等廖氏弟兄长期闹对立，互相争权夺利，你整我，我害你，相互残杀，狗咬狗，因此刘臣海的哥刘开文在陶家乡当伪乡长不久，就被廖氏弟兄一伙赶下台。但刘臣海的鬼计也不少，不久，刘到马王坪县政府秘密告了廖氏弟兄在陶家搞异党活动，在此同时，刘又暗中印发传单，说是土匪要来劫场，当时乡长信以为真，便调集了很多保丁前来守卫，凑巧，县里派人来了解情况，看见场镇上集中那么多壮丁，觉得刘臣海告的是真实情况，来调查的人回县反映事情是真情，于是伪县长杨思慈亲自带便衣队一道视察，误认为廖氏弟兄确实在搞异党活动立即拿出计策，乘机通知廖氏弟兄到马王坪县府开会，走到铜罐驿，刚上客

轮，廖兴全等人，全部被便衣队用手铐拷起来了，押到马王坪县府关了一年多，后来廖刘两家对立起来，势不两立。

解放以后，刘臣海不甘心蒋家王朝的灭亡，趁新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妄想国民党蒋介石卷土重来，便秘密地纠集一小撮伪政人员、土匪、恶霸搞反革命活动。如当时江津双河乡的伪乡长何伯平、元明乡的土匪头子孟子江、慕泽高两弟兄、福寿乡的恶霸郭何兵等等，以元明乡为据点，组织九路军。刘臣海担任九路军的参谋长。这是一个国民党暗藏特务密谋策划组织起来的反革命组织，专门与共产党作对。当时农村中有一部分觉悟不高的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被煽动参加进去了，一时气焰十分嚣张。一九五〇年初，春节前后这段时间他们开始到处搞抢劫，每天夜晚都有几家群众被抢。后来不但夜晚抢，白天也抢，甚至大白天的上午在铜罐驿猫儿峡抢重庆开往江津白沙的客轮。当客轮行驶到猫儿峡时，早就等候的土匪逼着客轮靠岸，幸亏被珞璜的武装发现了觉得情况不对，猫儿峡不是靠岸的地方，这个地方从来都没有轮船靠过岸，于是就往客轮方向开枪射击，这群土匪看事情不妙，立即翻山逃跑了。

一九五〇年的三月份，正是土匪最猖獗的时候，不论白天黑夜，山坡上、路口上，到处都有土匪，人多势众。当时场镇上的工作队仅有几个人，寡不敌众，无力抵抗，只好暂时撤走，隐蔽起来。于是土匪更加嚣张起来了，到处劫场，攻打粮仓，大搞破坏，抓到工作队的同志就打死；抓到扭秧歌的老师就把全身衣服脱光，强迫在街上扭秧歌。五〇年农历的正月十六日，正是石板乡逢场期，大约上午九点，正热

闹的时候，有一百土匪劫场，首先打进乡公所，把工作队长戴开基打死了，乡公所的一切东西遭到破坏。最可恨的是乡公所天井里养鱼的一个绿色大鱼缸被打烂了。据说是明朝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物，装水养鱼不管有多久，水都不会臭。不久铜罐驿逢场期，也是上午九点左右被土匪劫场，新村粮仓被砸。土匪还煽动赶场的人把粮仓的大米搬光了，使国家遭到巨大损失。当天明诚小学正在上课，不少学生家长跑到学校来把孩子接回家去了，学校看情况不好，社会秩序紊乱，不得已宣布停课，老师有的回家；有的到熟人家躲起来。

明诚小学的老师都是由明诚、津中、窑职校、中央工校刚毕业的学生，有的还是重大的学生，自愿组织起来的，他们完全是尽义务，毫无报酬。这些老师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思想进步，个别还是地下党员，解放前，一九四九年就开始闹学潮，扭秧歌，唱进步歌曲。铜罐驿解放那一天一清早就扭第秧歌到凿子溪去迎接解放军。一解放，明诚小学的老师就组织起宣传队到元明、西彭、陶家、铜罐几个乡镇逢场期作宣传，因此土匪把明诚小学的老师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当时有的老师不敢在家里住，也不敢在学校住，我们几个老师便跑到明诚小学附近李辉德同学家里住，躲起来，白天在他家里躲，晚上拿起蓑衣，抱起被子到屋对面的菜子田沟沟住。住了两夜觉得仍不安全，于是在谭邦禄那里（地下党员）拿了几十斤大米，准备好油、盐、菜一大挑，请一名船工，渡过河到江口袁川民亲戚家躲了一个多星期。在江口躲的那几天，几乎每天都跑到江口猫儿沱火车站去打电话，请求禁江剿匪部队出来剿匪。当时不但我们这儿有匪，从蔡